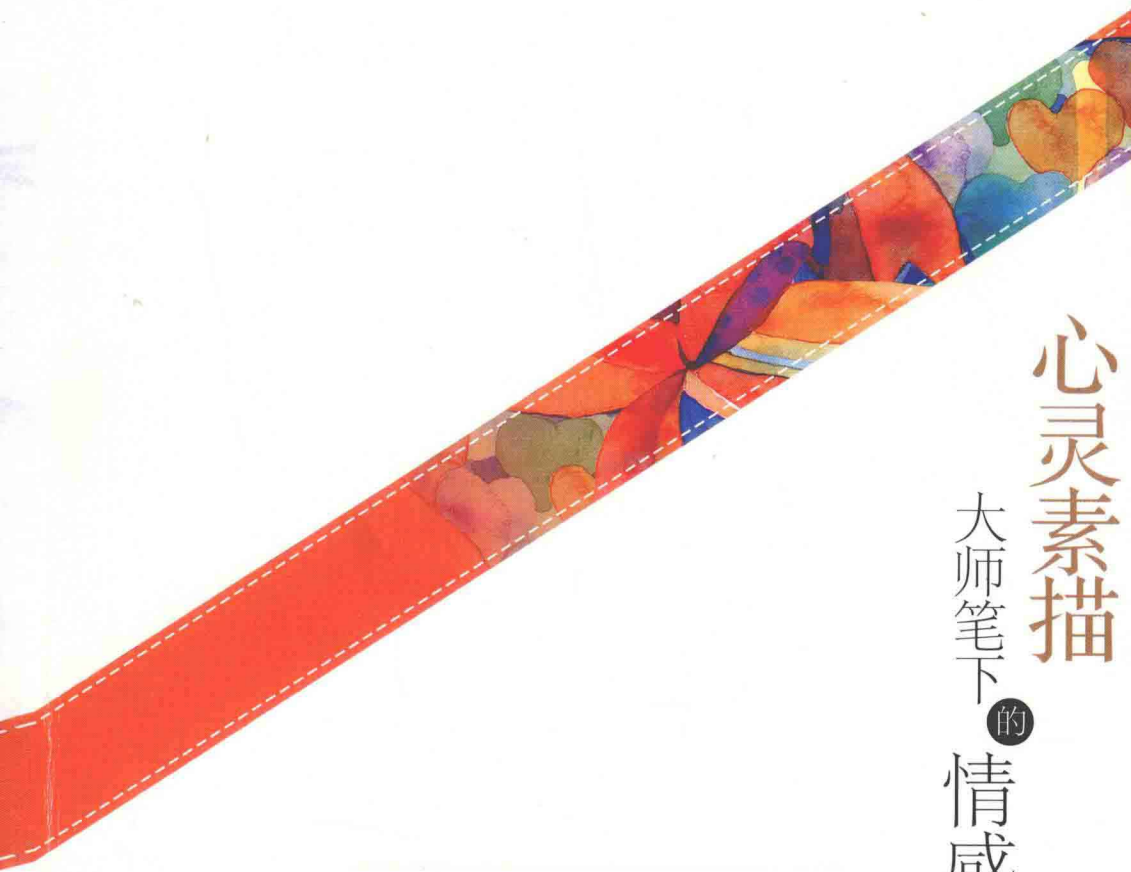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书香世界文丛

品味书香·诵读经典



心灵素描

大师笔下
的情感

孙俊峰
凯琳 / 主编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心灵素描
大师笔下的
情感



孙俊峰
凯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灵素描：大师笔下的情感 / 孙俊峰，凯琳主编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3. 6
(书香世界文丛)

ISBN 978-7-5133-1041-3

I . ①心… II . ①孙… ②凯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 . ①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366 号

心灵素描：大师笔下的情感

孙俊峰 凯琳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特约编辑：洪义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装帧设计：宋双成

内文排版：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11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960mm×650mm 1/16

印张：17.5

字数：233千字

版次：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1041-3

定价：25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。

前言

林 祁

“以文寄情”是大师们最见长、最淳朴的一种表达。当我们阅读此书时，我们并不急于读完。我们沉思墨香，思绪飘逸，体会生命无限延续，亲情无比和谐，爱情无尽愉悦，痛，且快乐着……

人类从来离不开亲情。可是，为什么却是离开父亲，才感觉到父爱？为什么只是一个细节——背影，却道尽了父子亲情？米兰·昆德拉说过，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。朱自清先生留给我们瞬间的背影，永恒的亲情。

还有一个“背影”则是她留下的，“那临别的一瞬，她已经不能再有所表示了，连手也不能挥动”，“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！”郑振铎的《离别》写的不仅是恋人离别之痛，亲人离别之苦，更有离乡去国的断肠愁绪。来去家园，心系家园，乡愁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

庐隐的《雷峰塔下——寄到碧落》写的则是死别。李商隐诗曰：“一弦一柱思华年”。记忆中的爱恋永远是美好的。爱与死是中外文学永恒的主题。

爱情的美好每每在初恋时。书中直接写初恋的有三篇：废名的《初恋》，周作人的《初恋》，及胡也频《初恋的自白》。“我不知怎的打不开眼睛，仿佛太阳光对着我射！而且不是坐在地下，是浮在天上！挣扎着偏头一觑，正觑在银姐的面庞！——这面庞啊，——我呵，我是一只鸟，越飞越小，小到只有一颗黑点，看不见了，消融于天空之中了……”初恋心情的陶醉与消融，写得淋漓尽致。“银姐望天河，我望银姐的下巴。”“我——我们两个咂嘴……”“呸！下流！”初恋时节的两小无猜，写得活灵活现。

法国作家都德的《繁星》写牧童的单恋。爱，如果可以跨越阶级，也只能是暗恋。暗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绝望的爱，爱却因绝望而凄美动人。

真如古人所说的“忧患与生俱来”（王统照《血梯》），“宇宙实在是个复杂的东西”（沈从文《美与爱》），而鲁迅向来冷峻的笔锋，却在这里给了我们轻飘的《风筝》。貌似轻飘，实则沉重。鲁迅对“我”粗暴小弟的言行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“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？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。”依然是鲁迅风格，直逼灵魂深处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忘却了中华传统文化中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价值观，而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。忏悔使人成长。如果此书缺了此文缺了大师笔下的忏悔，那该是多么遗憾啊。由此可见编者的匠心独在。

2013年2月4日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

目·录

朱自清	背影 / 1
	匆匆 / 3
	择偶记 / 4
	给亡妇 / 6
朱湘	海外寄霓君（节选）/ 11
鲁迅	风筝 / 17
沈从文	美与爱 / 20
郑振铎	离别 / 24
	迂缓与麻木 / 29
王统照	血梯 / 31
孙福熙	送别 / 34
许地山	花香雾气中的梦 / 37
	债 / 39
郁达夫	敬悼许地山先生 / 42
袁昌英	行年四十 / 45
	巴黎的一夜 / 52
鲁彦	活在人类的心里 / 55
川岛	桥上——断藕之一 / 57
废名	初恋 / 60
周作人	初恋 / 64
胡也频	不能忘的影 / 66
	初恋的自白 / 71

庐隐	愁情一缕付征鸿 / 77
	雷峰塔下——寄到碧落 / 80
	生命的光荣 / 82
茅盾	叩门 / 86
	我的婚姻 / 88
	白杨礼赞 / 96
石评梅	墓畔哀歌 / 98
	母亲 / 102
黎烈文	秋外套 / 111
梁遇春	第二度的青春 / 115
夏丐尊	寂寞 / 118
陆蠡	窗帘 / 120
	光阴 / 121

李广田	礼物 / 125
	悲哀的玩具 / 129
	过失 / 132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 / 136
	忆儿时 / 139
	东京某晚的事 / 144
靳以	童年 / 146
	渔 / 147
缪崇群	花床 / 151
	守岁烛 / 152
谢冰莹	生日 / 156
陶铸	松树的风格 / 160
何其芳	哀歌 / 163
	墓 / 167
	秋海棠 / 171
	迟暮的花 / 173
伏尔泰 (法国)	论美 / 178
雨果 (法国)	沙葬 / 180
	新的生命 / 182
都德 (法国)	繁星 / 183
莫泊桑 (法国)	月光 / 189

目·录

罗根·皮尔骚尔·史密斯 (英国)	玫瑰树 / 195
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(英国)	相册的一页 / 198
霍普特曼 (德国)	上学的第一天 / 204
雅·瑟德尔贝里 (瑞典)	吻 / 207
蒲宁 (俄国)	伤痕 / 210
库普林 (俄国)	快乐 / 213
契诃夫 (俄国)	生活是美好的 / 216
高尔基 (苏联)	时钟 / 218
欧·亨利 (美国)	爱的牺牲 / 224
福克纳 (美国)	在卡罗琳·巴尔大妈葬礼上的演说 / 231
斯蒂芬·里柯克 (加拿大)	我们怎样过母亲节的 / 233
泰戈尔 (印度)	弃绝 / 238
岛崎藤村 (日本)	孤独 / 246
川端康成 (日本)	伊豆的舞女 / 249

朱自清（1898—1948），原名自华，号秋实，字佩弦，祖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东海县。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。中国现代的散文，以五四时期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，而朱自清正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散文家。他的散文，早期明丽、典雅，后期则洗练、清新，在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堪称现代白话散文的经典作品。直到今天，朱自清的散文仍然被认为是白话散文在语言和文体方面的典范之作。其所著诗歌、散文、文艺批评、学术研究等大都收入4卷本《朱自清文集》。

背影

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，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亏空，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

不妥帖；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：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，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，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些，不要受凉，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真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：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，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着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，过一会说：“我走了；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见我，说：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立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信给我，信中说：“我身体平安，唯膀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、青布棉袍、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
匆匆

朱自清

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——是有人偷了他们罢？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；现在又到了哪里呢？

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。在默默里算着，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；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影子。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。

去的尽管去了，来的尽管来着；去来的中间，又怎样地匆匆呢？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。太阳他有脚啊，轻轻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。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

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，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着面叹息。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

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，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；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？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

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

1922年3月28日

择偶记

朱自清

自己是长子长孙，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。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就已经说上了。是曾祖母娘家人，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。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，大概也带着我；只是太笨了，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。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，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。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。日子久了，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，亲昵起来了。除了住的地方，当时觉得那叫作“花园庄”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。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，

倒也仿佛理所当然，毫无意见。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，蓝布短打扮，衔着旱烟管，带好些大麦粉，白薯干儿之类。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，大概比我大四岁，个儿高，小脚；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。

记得是十二岁上，那边捎信来，说小姐病死了。家里并没有人叹惜；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，年代一多，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。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，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，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。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，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。主意并没有错，裁缝来说一家人家，有钱，两位小姐，一位是姨太太生的；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。他说那边要相亲。母亲答应了，定下日子，由裁缝带我上茶馆。记得那是冬天，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，黑宁绸马褂，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，又叮嘱自己留心些。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，方面大耳，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，布袍布马褂，像是给谁穿着孝。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，不住地打量我，也问了些念什么书一类的话。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：说我的“人中”长，不是短寿的样子，又看我走路，怕脚上有毛病。总算让人家看中了，该我们看人家了。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。老妈子的报告是，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，坐下去满满一圈椅；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，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，像亲戚里谁谁谁；教裁缝说二小姐。那边似乎生了气，不答应，事情就摧了。

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，她有个女儿，透着聪明伶俐。母亲有了心，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，跳来跳去的，还是个孩子。隔了些日子，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。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，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，还讲究这些，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。事情已到九成九，忽然出了岔子。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，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。叫她来问，她的话遮遮掩掩的。到底问出来了，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，可是她一家很宠她，和亲生的一样。母亲心冷了。过了两年，听说她已生

了癆病，吸上鴉片煙了。母親說，幸亏當時沒有定下來。我已懂得一些事了，也這末想着。

光復那年，父親生傷寒病，請了许多醫生看。最后請着一位武先生，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。有一天，常去請醫生的听差回來說，醫生家有位小姐。父親既然病着，母親自然更該擔心我的事。一听這話，便追問下去。听差原只順口談天，也說不出个所以然。母親便在醫生來時，教人問他轎夫，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。轎夫說是的。母親便和父親商量，托舅舅問醫生的意思。那天我正在父親病榻旁，聽見他們的對話。舅舅問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，便說，像×翁這樣人家怎末樣？醫生說，很好呀。話到此為止，接着便是相親；還是母親那個親信的老媽子去。這回報告不壞，說就是脚大些。事情這樣定局，母親教轎夫回去說，讓小姐裹上点儿脚。妻嫁過來后，說相親的時候早躲開了，看見的是另一個人。至于轎夫捎的信兒，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風波。岳父對岳母說，早教你給她裹脚，你不信；瞧，人家怎末說來着！岳母說，偏偏不裹，看他家怎末樣！可是到底採取了折衷的辦法，直到妻嫁過來的時候。

1934年3月作

給亡婦

朱自清

謙，日子真快，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。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，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，我知道。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，第二便轮着我。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，你在日如此；你死后若还有

知，想来还如此的。告诉你，我夏天回家来着：迈儿长得结实极了，比我高一个头。闰儿父亲说是最乖，可是没有先前胖了。采芷和转子都好。五儿全家夸她长得好看；却在腿上生了湿疮，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，看了怪可怜的。六儿，我怎么说好，你明白，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，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儿的，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，到底没有挨过去。这孩子生了几个月，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。我劝你少亲近他，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。你总是忍不住，一会儿提，一会儿抱的。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儿心也够瞧的。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，你成天儿忙着，汤呀，药呀，冷呀，暖呀，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。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。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，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，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。

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。从迈儿起，你总是自己喂乳，一连四个都这样。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，后来知道了，却又弄不惯；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，特别是闷热的夏季。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。白天里还得做菜，照料孩子，很少得空儿。你的身子本来坏，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。到了第五个，你自己实在不成了，又没乳，只好自己喂奶粉，另雇老妈子专管她。但孩子跟老妈子睡，你就没有放过心；夜里一听见哭，就竖起耳朵听，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。十六年初，和你到北京来，将迈儿，转子留在家里；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，可真把你惦记苦了。你并不常提，我却明白。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；那个自然也有份儿，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。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，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；而你一点不厌倦，有多少力量用多少，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。你对孩子一般儿爱，不问男的女的，大的小的。也不想到什么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”，只拼命的爱去。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。这也难怪你，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。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，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。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。病的只

剩皮包着骨头了，总不信自己不会好；老说：“我死了，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。”后来说送你回家，你想着可以看见迈儿和转子，也愿意；你万想不到会一走不返的。

我送车的时候，你忍不住哭了，说：“还不知能不能再见？”可怜，你的心我知道，你满想着好好儿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。谦，你那时一定这样想，一定的。

除了孩子，你心里只有我。不错，那时你父亲还在；可是你母亲死了，他另有个女人，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。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，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，你再没有多少工夫惦记他了。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，你在家。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，常回娘家去。我动气了，马上写信责备你。你教人写了一封复信，说家里有事，不能不回去。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，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。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，但见了面，看你一脸笑，也就拉倒了。打这时候起，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。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，叫我以后还你；但直到你死，我没有还你。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，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，你都忍着。这全为的是我，我知道。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。家里人讽你也走。哪里走！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。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，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。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，一同上外省去。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。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，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，做起主妇来，什么都得干一两手；你居然做下去了，而且高高兴兴地做下去了。菜照例满是你做，可是吃的都是我们；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。你的菜做得不坏，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。你洗衣服也不错，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。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；坐前几个“月子”，老是四五天就起床，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。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；咱们家那么多孩子，哪儿来条理？在浙江住的时候，逃过两回兵难，我都在北平。真亏

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；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，翻一道大岭。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。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，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；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。在短短的十二年里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；谦，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！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儿担负了去，压死了你；我如何对得起你！

你为我的劳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；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。他说了几句闲话，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。第二回是带着逃难，别人都说你傻子。你有你的想头：“没有书怎么教书？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。”其实你没有晓得，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；不过教你怎么晓得，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！总而言之，你的心是可感谢的。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，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。我们在一起住，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。无论日子怎么坏，无论是离是合，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，连一句怨言也没有。——

别说怨我，就是怨命也没有过。老实说，我的脾气可不大好，迁怒的事儿有的是。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，从不回嘴，也不号啕。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，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，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，真同情我。你不但为我吃苦，更为我分苦；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，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。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。但我最不耐烦生病，生了病就呻吟不绝，闹那伺候病的人。你是领教过一回的，那回只一两点钟，可是也够麻烦了。你常生病，却总不开口，挣扎着起来；一来怕搅我，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儿事。我有一个坏脾气，怕听人生病，也是真的。后来你天天发烧，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，一直瞒着我。明明躺着，听见我的脚步，一骨碌就坐起来。我渐渐有些奇怪，让大夫一瞧，这可糟了，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！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，你丢不下孩子，又舍不得钱；劝你在家躺着，你也丢不下那份儿家务。越看越不行了，这才送你回去。明知凶多吉少，想不到只一个月工夫你就完了！本来盼望